

闽东电机厂白手起家史

閩東日報編輯部

福建人民出版社

閩东电机厂白手兴家史

閩东日报编辑部编写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三

閩东电机厂白手兴家史

閩东日报编辑部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贵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8/9 字数18,000

1960年6月第1版 196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

统一书号: T3104·123

定 价: 八 分

目 录

一、在草棚里誕生.....	(2)
二、高速度掌握技术.....	(7)
三、艰难的五月.....	(10)
四、三千张大字报.....	(14)
五、人和設備.....	(18)
六、和高燒斗争.....	(23)
七、新生事物的“保鏢”.....	(26)
八、前程似錦.....	(28)

一九六〇年初春，上海。

这里举行了一次华东区的电机质量评比会。参加评比的浙江、福建、江西、上海等四个省、市，十六个电机厂，送来了九十多台经过精挑细选的产品。

质量检验是由上海电机局工业中心试验所主持，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电机研究所负责进行检验的。据内行人说：产品最怕到这里来检验了，象是最严格的医生检查身体一样，什么毛病也休想逃过。这次质量检验，一共要通过十二个项目的测定。不但要精确地测验它的内部各种性能，还要检查它的安装尺寸，要样样都合规格才成。它的精密度要求多高啊！有的部件，尺寸差半根头发丝那么粗细都不行。

检验开始了。许多双焦灼的眼睛在探望着，哪家厂的产品能够考上“状元”呢？

一台、两台……十几台都检查过去了，但都是第二类、第三类产品。有一台电机，温升测定，通过了；震动性能测定，通过了；……好！内部性能全都合格，是一台好电机。但是，

檢驗到螺絲孔，拿起量具一量，多可惜，相差几絲，不合格，还是只能算做第二类产品。

严格的檢驗在进行着，大家的心情愈加焦急起来：九十多台电机中难道都没有几台第一类产品么？

两台，有两台！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第一类产品的标准！

人們惊喜地查問起来了：

这两台电机是哪家厂出的？原来是一个厂造出来的。这个“双胞胎”的母亲，是閩东电机厂。

那么，这个厂該是个設備优良、技术力量雄厚的电机厂吧？不，它是个条件很差的小厂，是个刚办起来的新厂，人們甚至还不清楚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哩。

鷄窝里飞出了金鳳凰！有的同志信不过：“怎么，这个山区的小厂，竟然造出了头等产品，拿走了紅旗？”“我們用的是漆包綫，他們用的是紗包綫，为什么质量能超过我們？”越想越叫人难以信服，再檢驗！

又进行了一次更严格更认真的檢驗，它还是完全合格！

于是，在这次全国性的电机质量的分区評比中，閩东电机厂被評定为全华东第一。

閩东电机厂到底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这里有一段充滿着英勇斗争的白手兴家史。

一、在草棚里誕生

在福安城旁的阳头鎮，穿过一道九弯十八拐的小巷子，有

一排又窄又小的民房，这就是閩东电机厂的所在地。

它诞生在这样偏僻的地方、这样低矮的小房子里，可是，却在一个大吉大利的时刻应运而生的。那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的年头，全民轰轰烈烈地大炼钢铁，各种新兴的地方工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地生长起来。它们要光，要热，要动力！

閩东千山万壑中有多少溪流过去都白白流逝了，现在人们要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办小电站，用水力发电，为生产和生活服务，人们到处喊着要发电机。

閩东春茶的采制，从来就要扯住很多劳力，“插得秧来茶又老，采得茶来秧又黄。”要是用动力来初制春茶，那该省下多少人工啊！人们迫切希望能使上电动机。

使用新式耕作机械，做薯米，榨榛油，粮食加工，哪样不需要动力？

山区人民用“松明柴”、“火篴”照明，过了多少年代了，他们多么希望能在明亮的电灯下，工作、开会、读书和写字啊！这种愿望，难道不应该在大跃进的年头让它实现吗？

四面八方是强烈的呼声：给我们发电机，给我们电动机！人们要在农村中播下光与热的种子。

可是，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的閩东，电机工业还完完全全是一张白纸。解放前连电灯都没有，解放后，少数地方使用上了电机，可是电机坏了个零件，还得跑到福州、温州去修理。

中共福安地委下了决心：一定要抓紧这个大跃进形势，回答閩东人民的迫切要求。就是赤手空拳也要把閩东头一个电机

厂从平地上建起来。

党委书记从钢铁炉边调来了，他们的手还从来没有摸过电机呢。

工程师因为找不到，只好从电厂调来一个曾拆过几台电机的技术员，和几个刚刚跨出学校门的年轻人。

工人是临时从四处招收来的一百二十个工人，除了从外地调来的几个老工人和三十四个过去是干其他工种的工人外，其余百分之八十是刚刚丢下锄头从山里头来的青年农民。他们绝大部分连电机还没有见过。甚至象青年徒工廖俊祺看到电灯竟天真地说：“这真怪，为什么开关这样一拨，它就发亮，那样一拨，又不亮了昵？”

机器，只有从别的地方弄来的两台破旧不堪的皮带车床，和几把老虎钳。连磨把车刀和制个螺丝钉，都得找外边有关工厂帮忙。

就这样，“闽东电机厂”的牌子挂出去了，阳头热闹起来了。上海老师傅的口音和福建姑娘的口音夹杂在一起，大家高高兴兴，就准备在这块空地上兴家创业了。在这生活的激流面前，也有些缺乏雄心大志的人。他们一见到厂房没有厂房，机器不成机器，工人也不懂技术，破破烂烂，忙忙乱乱，心里早就软了半截。他们摇头叹气说：“这样的条件怎么能够办工厂造机器呢？鸡窝里还飞得出凤凰吗？”

可是党组织看到的完全不是这样。党指望着什么呢？指望着人。党组织坚决相信毛主席的教导：“除了党的领导之外，

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热气高，干劲大。”占全厂百分之八十的青年工人，他們带着山区青年的純朴与执拗，有着强烈的使家乡电气化的热望；从外地請来的老工人虽然不多，但他們有着宝贵的工人阶级的品质，是一些富有旺盛的生命力的种子；加上有党的坚强领导，充分發揮这些有利条件，就一定能創造出胜利的奇迹。厂党委給大家指出：我們现在的条件是很差，除几个外来的老技工外，从领导到学徒，絕大多数人还没见过电机，設備很少，困难很多。但是，共产党人从来不是“唯条件論”者。只要我們有志气，坚决听党的話，大家一条心地干，条件就可以改变。过去鬧革命战争这样做，胜利了；今天搞建設办工厂这样做，也一定会成功。党委把办好电机厂同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农村电气化联系起来，向大家进行前途教育，要大家討論有沒有决心創造条件办好厂。

討論的結果是：有决心，一定能把电机厂办起来！

这些純朴可爱的山区青年，本来就是带着要使家乡电气化的滿腔热望来到工厂做徒工的。經過党的教育，更加心雄志广，敢想敢作。一种披荆斬棘、頂天立地的思想風格，在他們身上不断地成长着。就說那个不滿二十岁的青年徒工廖俊祺吧，虽然現在还不懂得电机发电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他說：

“我自小时听到电能发光发热，就一心想在将来要干这行活。这次电机厂一开办，我連乡干部都不做了来当徒工。現在就是碰上天大的困难，我也不退步，一定要做个出色的第一代閩东电机工人。这是我的一生志愿。”

老年工人的决心和干劲，同样非常大。从上海来的老师傅徐福根，跑了几千里来到南方，就是带着一个朴素而热烈的愿望：把技术传给祖国的新一代。他说：“来到福安，我要培养一批新技工，亲眼看到闽东电机厂办起来。”

于是眼前的重重困难，在这些创业手面前只能成为激发斗志、促进创造的动力了。厂房不够吗？没关系，小伙子们冒着寒冬腊月的风霜雨雪，跑到寿宁、周宁的高山上，去砍毛竹、伐木料，自己运回来，靠着人家的半边土墙，搭起了竹架，盖成草棚，连同民房凑成八块小地方，就是全部厂房和车间。虽然，一遇到下大雨，遍地泥濘，然而，就在这里，銼刀和鎚子声响也从未停息。

阴暗的民房，就是白天光线也不够。摆上一张方桌子，多几个人就转不过身来了，但这就是办公室，也是课堂。徒工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电机是个什么样子，上了第一堂的技术课。东边的耳房是仓库，大厅是钳工车间，晒衣场旁是翻砂车间。

没有设备吗？老工人徐福根和技术员陆东明，跑遍上海五金商店和旧货摊子，买零件、买旧机器。有一天，看到一个五金店里，有一部非常旧的老式冲床，人家早就不用的了，可是，他们赶紧当作宝贝一样地买回来。人家报废了的八磅锤，他们也拣来修理修理，凑合着用。

浸烘车间没有烘房，工人顾玉祥他们便自己动手干，用石头、砖块代替了水泥、钢筋和耐火砖，建成土烘房砌上灶。要不是上面插着一个温度计，人们还以为是哪家的厨房呢？可是，这就是烘房。

沒有矽鋼片，就用白鐵皮來代替，沒有沖床沖不出轉子片，就用剪刀剪。

沒有圖紙，借用福州、上海等地老廠的設計圖樣，或拆開人家現成的機件，拆一件，仿制一件，邊制邊改進。

沒有工具，自己干嘛；原來人工澆鋁，鋁條中間有空隙，不堅實。技術員翻書找到了離心鑄鋁器的制法，但是一張圖紙也沒有。把任務交給工人劉仁惠、徐福根研究解決。他們大膽設計創造，到廢料堆里撿材料，把動力機裝在鉗床桌上，七拼八湊制成了一套鑄鋁設備。

就憑這些創業手見困難就上的革命幹勁和艱苦勞動，東拼西湊，因陋就簡，廠房、車間、工具、設備總算是有了。閩東電機廠就這樣在草棚里真正誕生了。

二、高速度掌握技術

製造電機要靠人，要靠掌握技術的人呵，可是現在一百二十個工人，只有三十四個技工，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

必須掌握技術，而且必須高速度地掌握技術！

黨組織除了發動廠內老工人加緊培養新技工外，又特地派了六十八個青年人到上海、福州學習去。黨委書記交代說：“只給兩、三個月工夫，而且一定要把一門技術學回來！”

看：從我們山里去的年輕人，到了上海，顧不得看看大都市是什麼樣子，一下就給機器迷住了。他們學習得那麼專心，又是那樣聽話。老師傅們加班，他們也跟着加班，不懂就問，

該作什么就作什么。老工人們最心疼的是自己的工具，可是，他看到繆阿妹这个沉靜得半天也不說一句話的姑娘，工作完了以后，还細心地把工具檢好擦好，他竟放心地把自己的工具也交給她保管了。年輕姑娘張榮顏早就喜愛做車工，恰好領導上分配她干車床的活，她怀着滿腔的熱情要學習，可是，教她的那個老師傅却不大愛說話，對她講的很少。她站在師傅的身旁，細心地看，踏實地干。下了班就幫助師傅洗車床、掃地；師傅沒來，就幫助他加好油。什么事都不等師傅張嘴就辦得妥妥貼貼的。果然師傅打心里高興有这样的學徒。沒到幾天，就讓她上車床操作。她學得多細心呀！師傅每講一句話，都細心地記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可是當她車出了廢品的时候，師傅就嚴厲起來了，對她說：“要愛護國家財產，一点一滴都不能馬虎！”后来又向她講了舊社會里工人的痛苦生活，新社會里工人階級的地位和什么是工人的主人翁態度。這番話，張榮顏再也忘不了。她注意到：這位老師傅雖是沉默又有些急躁，但一干起活來，却那樣地有勁而又細心。三個月中，她不但學會掌握車床操作，也開始懂得當一個工人是怎么回事。

留在廠內的徒工們在學習、鑽研技術中，更是表現了高度的頑強性。從海軍里復員回來的戰士孫顯妹，學的是電工。做電工要學繞綫，繞綫的規格很嚴，一點也錯不得。可是他對電學原理，一點也不懂。人家先繞了個樣子，畫了張圖紙給他看，但頭緒那么多，顛過來倒過去地看，仍然不曉得到底那里是結尾，那里是起頭，這真叫他着急。退縮嗎？不！一定得學會

它。显妹还记得，部队首长曾嘱咐他到工作岗位时，要保持海軍战士那种頂風破浪的英雄气概和困难作斗争。他下定决心从头学起。他和其他徒工，锯了木板打上眼，挂在床头，不論睡前睡后总是手不离开模板学繞綫，做梦也在学繞綫。有空就翻电工手册和图样，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对照着学。“有心人，天不負”，这么苦钻苦学了几个月，不但学会了繞綫这一道要求較高的工艺，而且还和其他工人们創造了“嵌綫”无接头的先进操作法。他們电工車間一共二十八个人，依靠自己这样硬学、硬钻，两三个月工夫就有二十六个人学会了全套电工，并且能独立操作，有的还成了三級工。

老工人也充分發揮了階級自覺性，尽心尽意地指点年輕人。老师傅徐福根在旧社会里受过很多苦，他深深懂得过去有的老工人，生怕自己的飯碗給挤掉了，三年也不肯让学徒靠近机器。現在不同了，是建設社会主义啊！眼前这个工厂急着要工人，国家到处都等着要大批技术工人，一定要千方百計地把年輕人快快培养起来。他积极主张：“培养学徒，要放手讓他們干，讓他們自己动腦筋、出主意，大胆創造，在干的中間学。真的做不上来了，再帮助他。”他教学徒总是作了必要的指教以后，就讓他們大胆操作，自己在旁边关怀地注視着、指点着。学徒們銼平面銼不平，他就當場指点手势錯在那里。学徒們磨钻头角度太尖銳，他告訴他們鋼和鉄的性质不同，钻头的角度也要磨得不同。在这样的指点下，学徒們个个进步得快，学的东西也記得牢。繆阿妹不懂得热处理，跑来問他，他自己不熟悉就連夜查书，

把道理弄通了，帶上阿妹一起干。

在外地学习的徒工，沒有辜負党的信任，两、三个月時間，一个人就帶了一門技术回来。留在厂內的徒工在老工人的精心培养下，也迅速地成长起来。这时已有九十多个新徒工，从对电机一窍不通，学会独立操作了。党委书记說：“你們大胆地干吧！”这些青年們就象刚下山的小老虎，勇猛地干开了。也有些保守思想的人說：“你們断奶还没三天呢！就想独立操作？”党委就教育青年們說：拿事实說服他們！

徒工們建立了技术小組，互相学习，他們亲手制造的成品一样样地拿出来了，事实作了最有力的回答。准备工段的小姑娘繆阿妹，学习两个月就会开模子，有的人不相信，說这要几級几級工人才能开得出。繆阿妹当着大家面前开了一付模子，給有保守思想的人看，他們不得不服了。

新生力量迅速成长，九十多个新徒工高速度地培养成为能够独立操作的工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經過一段艰苦的努力，第一台电动机、第一台发电机誕生了。这是閩东地区电机工业上的“头生儿”，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接着，他們又集中一些小車床在一起操作，用螞蚁啃骨头的办法，制出了一百六十瓩的大发电机，大大长了全厂工人的志气。

但是，風浪还在前头。

三、艰难的五月

五月，这是他們走过的一段艰难的历程。

厂里派出的代表，帶了两台电机参加了全省的电机质量评比。天热，心热，电机也热，一运转，嗨！两台电机都有高烧病，它们冒烟，还有一股烧焦了的糊味。按照标准温升不能超过六十四度才算合格。厂里的两台呢，一台勉强及格是六十三度，另一台温升高到了七十五度。检验结果，一台是三类，还有一台是四类！

严肃的政治责任感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多么宝贵的矽钢片，多么宝贵的器材呵！能不叫人心疼吗？要是象这样不合格的产品送了出去，它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呢？

事情已经够使人烦恼的了，加上经营管理中的无数问题，把党委书记谭良德同志团团围住，真使他头脑发胀：

从用户那里来的信摆在面前，“你们厂里的电机，一通电就发高烧，我们不要！”

厂里计算出来的数字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一台电机的成本要一千五百元，亏本，亏本！

一月到四月，总共才生产十四台成品。头四个月的产值，还不够支付工人工资的百分之五十五！

管材料的同志来找谭书记：“老谭同志，矽钢片没有了，买也买不到，向上要又要不来，怎么办？”

有保守思想的老工人，还是不大肯让学徒插手：“我们都是二、三十年的经验了，你们进门三天，就想什么都干了么？”学徒们又直吵没有工作干；工厂里秩序很乱，一台电机的制造工时，拖长到了二百四十一个小时，大大超过一般时限。

更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一部分人的头脑中的冷风，他们冷言冷语地说：“癞虾蟆还想吃天鹅肉！”“这个厂死不死，活不活，真难办！”有的甚至公开宣扬说：“电机厂的寿命不长了！”原来是小业主出身的人，竟忙着要卷铺盖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们不为闽东能生产第一台电机自豪，也不为质量问题而着急，而是成天盘算着：我到底在这里吃得开还是吃不开！

真是内外夹攻，党委书记谭良德，这个从表面看来是个谦和的不大着急的人，这回，必须在风浪里迅速地当机立断。但是，出路何在呢？

地委副书记吴健同志把他找了去。吴健同志仍然照常那样安详和镇定，但问题提得很严峻：“你看怎么决定？必须咬紧牙关，质量跃上去，六月份起自给。要坚决作到这两条，要是不能作到，那么形势就要迫使我们关门了！”

关门，这两个字有多么沉重啊！对这样尖锐的问题，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回答呢？此刻许多重要事情一下出现在谭良德同志的心头：这个厂地委对它抱多么大的希望，花了多少心血啊！为了实现闽东数百万农民要光要热要动力的迫切愿望，为了促进闽东农业更好地大跃进，地委下决心要把电机厂办起来。地委负责同志经常到厂里来，有时从福州开会回来，连休息都顾不上就赶来电机厂，具体指示并帮助解决问题。从办厂的方针、原料的准备以至工人的思想问题，无不关怀备至，谆谆指示解决办法。真象培育一棵小小的幼苗一样，细心灌溉，殷切地盼它长成参天的大树。现在幼苗已经长起来了，能允

許它夭折嗎？不能，不能！黨和人民派我們來辦的這個廠，是閩東第一個電機廠，它是閩東人民實現農村電氣化的開路先鋒。廣大群眾正為繼續大躍進奮戰，向着公社工業化、農村電氣化的目標飛奔。我們這個開路先鋒跨出了第一步，遇到一點困難就要退卻嗎？不能，不能！現在出路只有一條，就是戰勝困難，繼續向前挺進。平時很能控制自己的譚良德同志，這當兒也禁不住熱淚盈眶，斬釘截鐵地回答吳書記說：“我們一定堅決地辦下去！”

吳書記又進一步具體地幫助他們分析了條件，指出有了決心、方向，辦好廠的決定因素是依靠群眾，發揮工人群眾的主觀能动性；老年工人有經驗，青年工人有朝氣和干劲，要把這兩部分人的長處結合起來，克服困難，掃除來自少數人的歪風邪氣，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做到很快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質量，爭取自給。

就象從千山萬嶺中走出山口一樣：眼前豁然開朗了。是的，這就是一條康莊大道！

譚良德回來之後，又是一個不眠之夜。房間里悶熱得象蒸籠，電燈象一爐火，許多問題在他火熱的心頭盤旋。他想，再怎麼說，質量再壞，虧本，但我們原來畢竟是一張白紙，我們是赤手空拳把電機廠辦起來的。能辦得起來，難道就不能提高質量？特別是地委指出在困難中要看到人，他一想到工人們，就覺得渾身都是力量。多麼可愛的小伙子，多麼可愛的姑娘們！說加班就加班，說干到什麼時候，就干到什麼時候，不象有些